

●王怀让

●董 林

●李根林

河南人民出版社

HENANREN

MINCHU

BANSHE

IN
53
4

太行浩气民族魂

——关于林县的通讯

公元 1993 年 6 月的第一个清晨,对于林县来说,是一个彩色的清晨。首届亚洲“日月神杯”伞翼滑翔公开赛在这里隆重举行。世界向林县飞来了。

不知是精心构思还是天然巧合,滑翔赛在儿童节里举行,古老的太行蓦然间变得年少英俊。林县,成了一部众人争读的童话。

当来自日本、韩国、瑞士、新西兰、中国、中国台北、香港等 7 个国家和地区的滑翔运动员们登上林虑山顶峰,次第张开红色的、蓝色的、橙色的、紫色的伞翼,把中国的这一片天空装扮得五颜六色的时候,他们那不同颜色的视线几乎以同一个角度投向太行山的东麓,像美国的宇航员从月球上看到了中国的长城那样,以不同的语言发出几乎同样的惊呼:

“人间的天河!”

“地球的蓝色的飘带!”

他们所惊呼的这“人间的天河”和“地球的蓝色

的飘带”，就是曾经被一位外国总统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吸引了全世界 118 个国家和地区的 1 万余名参观者的、那条悬挂在太行山悬崖峭壁上的奔流不息的人民力量的象征——红旗渠。

红旗渠全长 1500 公里。林县人民说，红旗渠里流的不是水，而是一渠粮、一渠油、一渠喜欢泪、一渠庆丰酒。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红旗渠以它的无比的魅力和无限的激情，把林县 2046 平方公里的土地挥洒成一片锦天绣地。

一位千里迢迢从深圳赶来的参观者说：“你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县城 8 条大街和四环路的新建扩建，真够神速！许多人到南方去寻找深圳速度，而我却在这里看到了林县速度。”

记者们不约而同地到林县来了。当他们看到公路两侧那一片一片崛起的乡镇企业的雨后春笋的时候，当他们看到那每座村庄里都有一所崭新的、明亮的、被鲜花和绿荫簇拥着的校园的时候，当他们在林县的深山的最深处、高山的最高巅看到那些今日的生活虽然还说不上富裕、但是床铺和锅台却拾掇得像城里人一样一尘不染的农家小院的时候，他们觉得林县变了，林县还在变着。他们急不可待地通过各自的传播媒介向河南省、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发布出

一条条激动人心的新闻：改革的春风吹醒了沉睡的太行，开放的巨手打开了太行山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林县人民用自己的双手谱写了又一曲《红旗渠凯歌震天响》——1992年，林县的社会总产值已达37.8亿元，其中乡镇企业占29亿元，全县人均收入792元，综合经济实力在全省118个县市排行榜上，名次已由1990年的第44位上升了30个位次，名列第14位。林县人民向世界报喜，这里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太行山正阔步向小康走去。

今日之林县是何等的美妙啊，到处生机勃勃，满眼蓬勃向上。无论是林县人还是外地来客，无论是第一回到林县来的，还是多次来过林县的，无论是在大地上行走的，还是在高山上攀登的，无论是沿着红旗渠赞叹不已的，还是面对太行山深沉思索的，谁都会在隐约中产生一种感觉：当年开凿红旗渠的炮声仍在轰轰回荡，铁锤仍在丁当作响，那大山压不倒他们、他们却要压倒大山的千军万马仍未散去，红旗渠似乎仍未修完，红旗渠还在继续修建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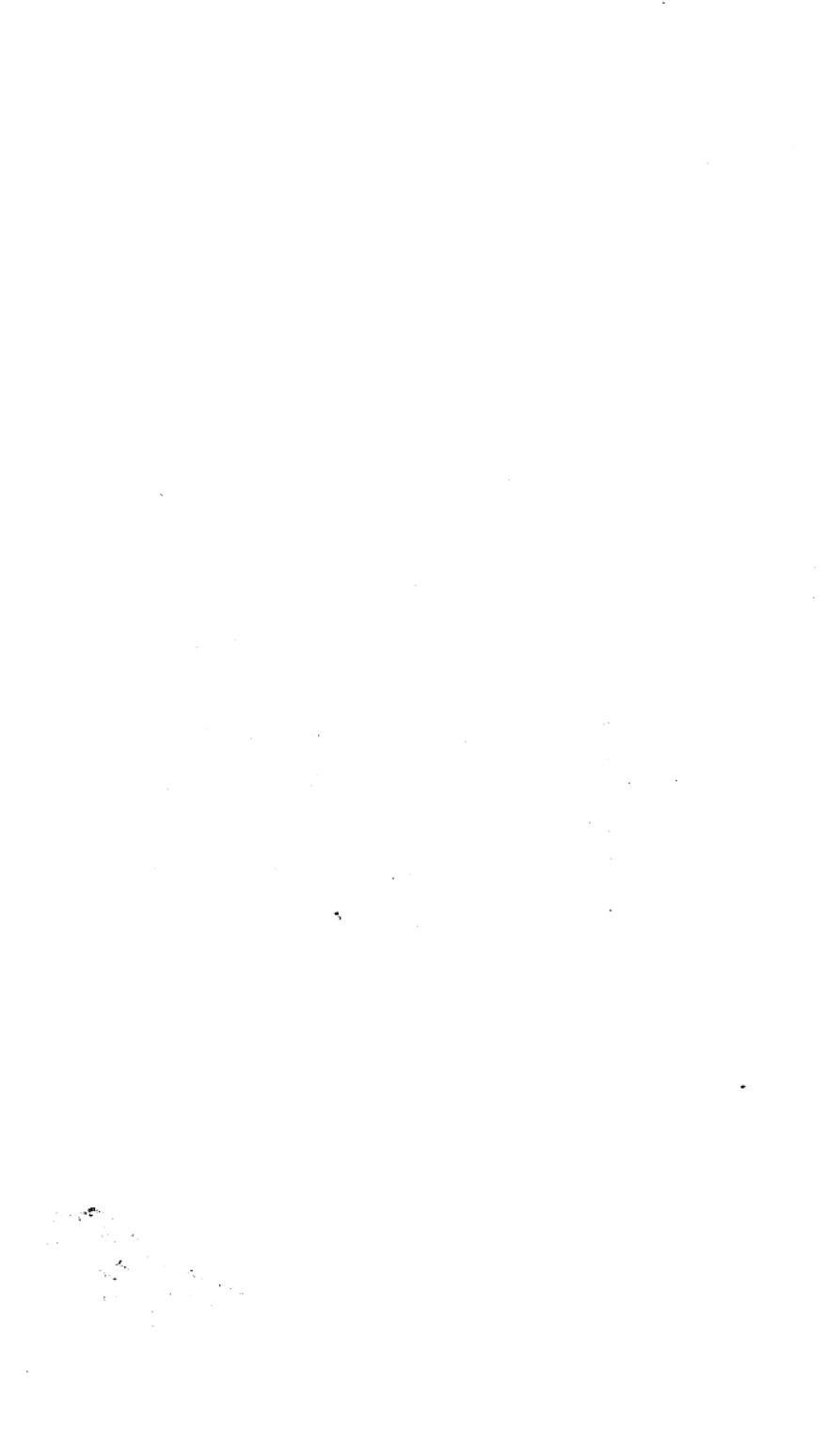
这就是今日之林县。今日之林县是今日之河南、今日之中国的一个缩影。巍巍乎，峨峨乎，林县的山水之间激扬着一种浩然之气。1993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到林县考察工作，这是他第四次

2025/08

在林县的大地上奔走。此山，此水，此情，此景，李长春兴奋着，感奋着，振奋着，他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诗人般的赞叹：这里有一种精神，这里凝聚着民族魂！

太行石头颂

土生土长，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太行山的林县人民的作家崔复生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写道：“你见过太行山吗？它在地球上屹立了亿万斯年，无数次的地壳运动，无数次的大地裂变，无数次的日锤月锻，无数次的雨蚀风化，坚韧，坚毅，坚强，坚定，这就是太行山的性格，这也是世世代代与太行同在的林县人的脾气。”



1970年出版的地图,在太行山焦渴的色块上明显地多了一条代表着河流的蓝色线条。然而谁能设想,为了这一条蓝色线条的诞生,林县人民是怎样地整整奋斗了十个春秋。

1990年,在红旗渠总干渠通水25周年庆典的锣鼓声中,当年的中共林县县委书记、如今已是满头白发的杨贵来到红旗渠分水闸的时候,人们要他题词,他的手颤抖着,在洁白的宣纸上写下了这样的赠言:“祖祖辈辈缺水盼水,红旗渠引来漳河水……”一个“缺”字,一个“盼”字,笔笔情真,字字意切,父老乡亲们的眼泪被引出来了。

老书记杨贵没有忘记他在林县工作的日子。多少个深夜,他和县委一班人一起秉灯读县志;多少个黎明,他同乡亲们一道踏山找水源。那山顶的残碑上刻下的几乎都是“旱,连年大旱”这样的令人撕心的碑文,那县志发黄的纸页上,几乎每一页都有“大旱,

绝收，河干井涸，人相食”这样的令人裂肺的记载。就在共和国诞生的第 10 个年头，1959 年全县又有 26000 口水井干涸，5300 个山泉断流。天旱，地旱，55 万林县人民的嘴唇上几乎看不到一丝湿润，老天爷真的要逼人逼上绝路了。

红旗渠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浩浩荡荡的修渠大军就是这样被逼得连 1960 年的大年都没有过完就走出家门，开赴太行。那场面曾是何等的壮观啊，夫妻并肩，父子同行，几代人走在一支行伍里，全家人编在一个施工队，锣鼓喧天，红旗漫卷，尘在飞，土在扬，不是去打仗，胜似上战场。

那正是我们年轻的共和国最饥饿的年代，修渠民工们每人每天只有 6 两粮食。红旗渠纪念馆里至今还陈列着几十种野菜和树叶的标本，这些标本完全可以视作是当年修渠民工们肠胃的展示。当今天的少先队员们面对那些苦涩的米谷菜、红萝卜英、车前子、灰灰菜、麻丝菜、桑叶、柳叶、红薯叶，瞪大眼睛的时候，他们用自己所学过的数学公式，是无论如何也计算不出修渠的先辈们是怎样地把这些低热量的野生植物转化成巨大的能量。

这能量是那样的巨大，它居然能够踏平 1250 座山头，钻透 211 个隧洞，架起 152 座渡槽。

这能量是那样的神奇，它居然能够自锻过 26 万次镐头，自打出 15 万把铁锤，自制成 11.5 万公斤炸药。

这能量传给子孙一段太行山的石头砌成的故事。今天的人们，只要沿着红旗渠走一遍，随时都可以发现故垒上的遗迹。譬如说红旗渠首猴壁断下那口至今保存完好的 400 公斤重的大铁锅吧，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诗人为之歌之咏之，不知有多少画家为之谱下丹青。如果说那口大锅是一幅画，它应该是一幅真正意义上的“国画”，如果说那口大锅是一首诗，它应该是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史诗。它作为一件珍贵的文物古迹，在这里向后人昭示，建设红旗渠渠首拦河坝的民工们正是用这口大锅煮出来的糠粥菜汤转化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那些至今仍然依稀可见的、当年的民工们用白石灰刷在岩壁上的几尺高的大字：“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还是他们把这刷在岩壁上的精神的力量转化为横卧于漳河上的拦河大坝。历史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悲壮的场面：头上是飞扬的太雪，脚下是冰冷的激流，几百名太行汉子硬是在激流中筑起一道人墙，再筑一道人墙，再筑第三道人墙。嘴唇冰得发紫了，四肢冻得僵硬了，不要紧民工们哈哈一笑，每人抿一口指挥部送来的老白干，

个个都是老犟牛，心里热着呢。当 70 米长的拦河大坝巍然合龙的时候，指挥长说：“我们的大坝竖着呢，它浇灌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水泥——菜汤。”

这能量留给后人一个镌刻在山崖上的神话。牛岭山东边的那座号称“小鬼脸”的险峰是如此地青面獠牙，而由 300 名青年男女组成的突击队却硬是笑着向它走去，他们硬是要在“鬼脸”上打出一条隧洞。只要这个窟窿戳通，红旗渠就可以前进 616 米。前边是险峻的你永远也感动不了的峭壁，后边是冷酷的冰冻三尺的悬崖，突击队腹背受敌。风钻每掘进 1 米，就要磨秃 133 个钻头。青春，一寸寸地磨损，隧洞，一尺尺地推进。青年们吃在洞中，住在崖下，当千家万户春节的鞭炮声噼噼啪啪炸响的时候，他们却在山上用双手创造的“炸药打炮眼”的轰轰隆隆的交响乐欢度自己的“红旗春节”。当 500 多个太阳被他们送去又迎来的时候，当他们从太行山的肚子里掏出来 15400 立方米的石头的时候，当我国当代最伟大的诗人郭沫若亲笔题写的“青年洞”镌刻在隧洞上方的时候，青年们来不及认真地欣赏一番自己的杰作，便悄无声息地扛起铁锤转战下一个工地了。

红旗渠修成至今，中国的、外国的记者们从来没有间断过对这个人间奇迹的采访，有人作过这样的

统计，记者们宣传过的红旗渠英雄有 1000 多个；而今天的导游小姐却总是要很郑重地告诉人们，没有宣传出去的英雄还多着呢，他们姓甚名谁，他们今天在那里，你看，那整个一座太行山壁全是他们的雕像。

是的，那是他们的雕像。那不是爆破英雄常根虎吗？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山村农民，不但有胆，而且有识。爬险壁，攀崖头，飞岩探炮位，凌空打钢钎，崩掉了一座又一座山头，打通了一个又一个山洞。他曾经创造过爆破史上的奇迹，一个炮眼里填进炸药 750 公斤，细煤面 500 公斤，一炮点响，山崩地裂，流石滚滚，劈下了扁山的半拉山峰，崩下石头 11000 多立方。这些石料修红旗渠时没有用完，至今人们还用汽车把它们拉下山来，去垒砌乡镇企业的根基。

是的，那是他们的雕像。那不是排险能手任羊成吗？至今林县的孩子们还在传颂着当年的民谣：“排险能手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任羊成和他率领的 11 名除险队员是建设红旗渠的特殊兵种，他们进行的是一种为了保证民工安全施工，避免伤亡事故，而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战斗。用一条老绳系在自己的腰间，手里掂着一根钢钎，像雄鹰一般在空中荡来荡去，扫除崖间的危石险石。试想，人在几十米

高的空中飞荡，最大的荡幅可达 30 多米，如果有哪一次碰上了悬崖峭壁，即使是钢打铜铸的身子，恐怕也会粉身碎骨。果然有一次，悬崖上掉下一块碎石，砸歪了他的三颗牙齿，他心一横，索性用钢钎把这三颗牙齿撬掉。伙伴们笑他说话跑风，他说：“咱说话跑风不要紧，我把牙齿也交出去和石料一起砌到渠上，咱的大渠永远不漏水该有多好。”

只要你沿着红旗渠非常投入地走一次，你就会在太行山的石壁上读到许许多多英雄的名字：坚持十年不下山的老闯将路银，连续打通 5 个隧道的钻洞能手岳松栋，关键时刻抢救战友致使自己身负重伤的铁姑娘李改云，继承哥哥的遗志、接过兄长的垫肩、把一条胳膊献给了红旗渠的犟丫头刘捧英……在这太行山的英雄群雕中，还有一位可歌可泣的志士，他叫吴祖太。这位老家并不在林县、却为红旗渠画出第一张图纸的年轻技术员，因为隧道塌方而成为第一位血祭太行的英灵。他死了以后，人们为他在松柏葳蕤的林县烈士陵园竖起了墓碑，让他代表着为红旗渠的事业而英勇献身的林县人民的好儿女们，在这里同抗美援朝战斗中成为国际主义英雄的林县人民的好儿子孙占元烈士、栗振林烈士共垂不朽；同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来为了民族的尊严，

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昌盛而光荣捐躯的 3651 位林县人民的好儿女们天长地久。

红旗渠百年大计，是一项坚固的事业。这项坚固的事业从挖掘第一块石头开始，它的号子就传遍了祖国的南北西东。水电部和省水利厅的技术员们走来了，福建省和湖南省的大米运来了；红旗渠之源的漳河在山西省平顺县境内，修渠民工们一来安营扎寨，平顺老乡便主动为林县老乡腾房子，赠铺盖，那老乡见老乡的动人情景至今仍是林县人经常讲说的故事。红旗渠放水那天，平顺人敲锣打鼓为流经自家门前的老漳河送行，欢送它到 20 公里外的林县去“走亲戚”。

这就是红旗渠，我们新中国的五星红旗照耀下的一条崭新的渠啊……

林县第一实验小学校长李隆光说，我们的德育教育课，红旗渠就是最好的教材。

中共林县县委有一个没有形成文件的规矩，干部工作调动时，如果有人思想不通，那么走吧，咱到烈士陵园去。

啊，林县人，可亲可敬的林县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林县人啊！

啊，红旗渠，可歌可颂的红旗渠，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啊！

拓荒牛之歌

在林县姚村镇定角实业总公司那幢很现代的办公大楼前的广场上，矗立着一尊颇具艺术匠心的雕塑：牛，一头扬尾、奋蹄、躬着腰背、低着头角的牛。这个公司的总经理李广元说：“还有什么比这牛更像咱林县人呢，咱就知道拉犁，开荒，开出一片，再开一片，咱就信这个理儿，只要开下荒地，就能打出粮食。”定角，是一个缩小了的林县，祖祖辈辈，定角村的父老们就是这样在日落日出中生生不息；林县，是一个放大了的定角，世世代代，林县的乡亲们就是这样于寒来暑往里繁荣发展。

